



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indo-tibétain
ou "Véhicule de diamant"

[法] 罗伯尔·萨耶/著 耿昇/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

Le bouddhisme "tantrique"
indo-tibétain
ou "Véhicule de diamant"

[法] 罗伯尔·萨耶/著 耿昇/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 / (法) 罗伯尔·萨耶著; 耿昇译. —修订本.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 - 7 - 80253 - 890 - 0

I. ①印… II. ①罗… ②耿… III. ①密宗 - 研究 IV. ①B94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1002 号

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

作 者 [法] 罗伯尔·萨耶
译 者 耿昇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冰梅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8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890 - 0/B · 233
定 价 38.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 - 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的话

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发现西藏》书系的主编班果先生，以及文群先生等方方面面的鼎力相助下，译者多年来就惦记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的法国学者罗伯尔·萨耶的藏学重要著作《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或《金刚乘》），终于奉献在热心读者的案头了。这一则可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藏学界和佛学界；二则可以实现法国学者希望向中国和华文世界介绍其学术成果的夙愿；三则是使译者多年来就产生的翻译出版此书的美好愿望变成事实，从而既能为中国学术界作点贡献，也可为推动中法文化交流奉献微薄之力。每当想起这一切，译者对于自己挥汗笔耕于1999年盛夏，也就无怨无悔了。

本书作者罗伯尔·萨耶（Robert Saille）先生，是法国的哲学博士。他曾于1973年将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G·Tucci，1894—1984年）和德国蒙古学的一代宗师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的世界蒙古学和藏学名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外，他还将旅居海外的藏族学者策旺·平巴的《西藏龙年》译成法文出版。他还有一本藏学专著《师利·奥若宾珠——全方位的瑜伽哲学家》。

《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一书，于1980年在法国的锡斯泰龙（Sisteron）市，由存在（Présence）出版社出版，列入

《心中的太阳》丛书。

此书在西方藏学界颇受好评，其中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印度—西藏密教的历史、教法基础、仪轨、象征物、修习与解脱之“受”。书中的每一小节，均可以作为一部辞书的大条目。全书既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又有一定的可读性。它对“密教”这一神秘的内容，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其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评价公正、文笔生动，实为一本难得的海外藏学著作。

译者1994年访法时，偶得此书。因为此书不是在巴黎出版，故颇难觅寻。后来，译者又与作者联系，并且自告奋勇地提出将此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作者立即高兴地表示同意。但是，译者这几年莫名其妙地忙碌，始终无暇顾及。1999年盛夏，50年未遇之酷热，译者却关在陋室中翻译此书。翻译起来才发现，此书太难译了，其中大量的梵文和藏文专用名词、佛学专用名词本来就很难处理。作者写作时，为了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和迎合西方人的阅读兴趣，使用了许多西方哲学名词来代替佛教名词。如果想再复原中文中固定的佛教名词，那实在是太难了。

鉴于此书的难度，再加上译者本人也不是佛教专家，所以译文中难免有欠妥和错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善意批评，不胜感激！

耿昇

1999年9月25日

赴法做学术访问前夜

导 言

金刚乘 (Vajrayāna) 是佛教的末劫形式，人们经常称之为“密宗”佛教。它越来越激起了西方国家文化大众的强烈兴趣，青年中有限而又绝不能忽略的一部分人，也对它越来越迷恋，因为西方的工业经济彻底打乱了传统的社会和宗教结构。

因此，我应该就这一内容写一部全面的研究论著，它至今仍使人觉得很陌生并被严重埋没了。“陌生”是由于其“秘传”之神秘特征而具有的特殊困难；“埋没”是由于西方的东方学家们，在有关它的问题上，长期以来都持有某种成见。那些不称职的或不诚实的作家们却在此问题上玩兴正浓，以就笼统的“密教” (tantrisme) 问题上提出一大堆极其荒诞的废话和无稽之谈。例如，我不想提到其作者姓名的一部近作的书名叫做《魔法之爱，密教揭密》。其中把萨德 (Sade) 和兰博 (Rimbaud) 都称为“接受密教皈依者”等。

现在所拥有的用诸如梵语、古藏语和汉语等语言写成的文献，都难觅芳踪，对它们的正确诠释在原则上必然要以一位资深口传大师的当代释文为前提。在密宗内部感觉到的那非常隐秘和非常微妙的“受”之性质本身，便是由于神秘行为的存在和最终结果，其无上瑜伽 (续, tantra, 怛特罗) 便是密教之果的教科书，现在几乎不具备拥有它的一种很可靠的客观知识和评价的

条件。

尽管遇到了这些困难，我认为向大众介绍一整套基础资料，还是既有可能而且也是有益的。我希望，这些资料可以使读者大众对于这样一项如此复杂的内容，形成一种相对明确和具体的看法。我的阐述从一种历史概观开始，并从中加入了相当数量的有关释迦牟尼佛传及佛教发祥的内容。这些内容也可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我还必须重提一下，以便更好地将金刚乘（Véhicule de Diamant）定位于通常的佛教传统范畴的内部。

我的迫切任务，便是仔细地阅读主要的学术著作，无论它们是以书籍还是论文的形式出版，都一概要通览。此外，研究梵文和藏文的原始文献，这往往要借助于一种译本，每当在可能的情况下，却又不能疏忽将这种译本与原文进行对勘的工作。

在以其出版物而完成了这种综合工程的外国学者中，我应该提到图齐（Giusepp Tucci）、斯奈尔戈洛夫（D. Snellgrove）、魏曼（A. Wayman）、霍夫曼（H. Hoffmann）、达斯古普塔（S. - B. Dasgupta）诸教授。笔者得到了让·菲利奥札（Jean Filliozat）教授的耐心指点和谆谆教诲，同时我还要特别提到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名师巴罗（André Bareau）和石泰安（Rolf Stein）先生的帮助。

本人与藏族大师们的口传保持着直接的接触。尽管这种接触是很有限的，但它却使我的著作充满了生命力。这其中便包括噶玛巴派的卡洛（Kalo）。巴黎藏传佛教中心卡玉宗（Kagyu Dzong）的德尼斯·叶塞里克（Denis Eysseric）先生，以其丰富的经验和横溢的才华，在这方面向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宝贵帮助。

当然，正如习惯做法所要求的那样，对于本书中可能会出现任何事实或诠释错误，都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希望它能够众生带来吉祥如意。

对于梵文和藏文词汇的转写，我将始终根据与此最相近的法语言元素的发音的字母拼写形式来对音。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导言	(1)
第一章 金刚乘的历史	(1)
§ 1. 佛教的人间立教者	(2)
§ 2. 释迦牟尼得道成佛	(6)
§ 3. 创建僧伽	(11)
§ 4. 佛陀的说法	(13)
§ 5. 最终的解脱	(15)
§ 6. 结集与部派的分裂	(18)
§ 7. 大乘	(19)
§ 8. 大乘经文	(22)
§ 9. 般若波罗蜜多	(23)
§ 10. 神咒与真言	(24)
§ 11. 金刚乘的发祥	(26)
§ 12. 7 世纪期间的印度佛教	(29)
§ 13. 寺院和高学中心	(31)
§ 14. 金刚乘的胜利, 佛教徒的怛特罗	(36)
§ 15. 女神	(38)
§ 16. 受到赞美和升华的爱欲	(41)
§ 17. 爱欲的嬗变	(45)
§ 18. 神秘的香巴拉	(47)
§ 19. 密教经文	(49)

§ 20. 密教派祖师——神通成就者	(56)
§ 21. 湿婆教的影响	(61)
§ 22. 笛洛巴与那罗巴	(63)
§ 23. 佛教传入吐蕃	(64)
§ 24. 佛教在吐蕃的成功和灭佛, 佛教的衰败与复兴	(65)
§ 25. 阿底峡和宗教改革	(71)
§ 26. 阿底峡的传承人和大修会的建立	(75)
§ 27. 宗喀巴与“黄帽派”	(80)
§ 28. 达赖喇嘛	(84)
§ 29. 佛教在印度的毁灭	(88)
§ 30. 时轮	(91)
§ 31. 本性金刚乘	(94)
§ 32. 金刚乘与当代西方	(97)
第二章 西藏密教的教法基础	(99)
§ 1. 大乘教法	(100)
§ 2. 中观派	(102)
§ 3. 瑜伽行派	(104)
§ 4. 菩萨地	(106)
§ 5. 法身佛	(107)
§ 6. 金刚乘的实用倾向	(108)
§ 7. 慧与悲的无上之合	(109)
§ 8. 虔敬上师	(111)
§ 9. “空”或金刚地	(113)
§ 10. 金刚众生	(116)
§ 11. 五智和五耆那	(118)
§ 12. 修法女伴	(124)
§ 13. 耆那对性欲的控制	(127)
§ 14. 五族如来	(128)

§ 15. “空”的次第	(135)
§ 16. 人与宇宙，根据大宇宙的形象而形成的小宇宙	(138)
§ 17. 神秘之“受”和爱欲	(142)
第三章 金刚乘的仪轨和象征外道供养	(144)
§ 1. 外道供养	(145)
§ 2. 坛场	(148)
§ 3. 真言	(157)
§ 4. 唵嘛呢叭咪吽嘿	(159)
§ 5. 手印	(161)
§ 6. 修法女伴与性仪轨	(162)
§ 7. 灌顶	(164)
§ 8. 不同的灌顶类型	(165)
§ 9. 象征物	(172)
第四章 密教的修道	(178)
§ 1. 解脱之道	(179)
§ 2. 佛陀三身	(180)
§ 3. 法	(182)
§ 4. 皈依	(183)
§ 5. 七支仪轨	(184)
§ 6. 禅定及其修习术	(185)
§ 7. 宝树观	(188)
§ 8. 金刚萨埵的禅定观想	(189)
§ 9. 宇宙坛场供养	(190)
§ 10. 瑜伽师	(192)
§ 11. 观世音的禅定	(194)
§ 12. 莲花生上师的禅定	(197)
§ 13. 无上禅定术	(199)

第五章 解脱之受	(201)
§ 1. 大手印修习	(202)
§ 2. 那罗巴六法	(211)
结论	(231)
参考书目	(233)
梵文名词译名对照表	(256)

第一章 金刚乘的历史

“金刚乘”（Vajrayāna）又叫“真言乘”（Mantrayāna，神咒乘），它在印度被彻底根除之前，曾是佛教在该国所具有的最高形态。但后来却主要是吐蕃（西藏）接受了这份文化遗产。

这个时代那若暗若明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主要是通过几位西藏史学家^①的媒介作用，才为我们所知。他们根据最古老的资料介绍的史实，往往都与神话传说掺杂混合在一起了。

众所周知，佛教实质上主要是一种宗教戒律，提倡救度术和与色界相比较的解脱术，色界被认为是短暂的、虚幻的和苦厄的，一切众生均由于受欲和亲身之“受”的渴望所支配，而这一切又将他们拖入一种无限的生死轮回（Saṃsāra，色的循环不已）之中。“乘”（梵文作 yāna，藏文转写作 theg pa）意为使人趋向救度的手段和工具。

^① 尤其请参阅以下著作：

布顿（Bu-ston，14世纪）：《善逝教法史》；熏努贝（Gžon-nu dpal，15世纪）：《青史》；克珠杰（mKhas-grub-rje，15世纪）的著作；多罗那他（Tāranātha，17世纪）的著作《印度佛教史》等；松巴堪布（Sum-pa-mkhan-po，18世纪）：《如意宝树史》等。

§ 1. 佛教的人间立教者

佛教的人间缔造者的姓氏是乔答摩 (Gautama)，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出自神秘的仙人瞿昙 (Gotama)。其父净饭王 (Çuddhodana) 曾是释氏小国王或部族的一位首领，释迦氏定居在德赖 (Terai) 平原，即北印度和今尼泊尔的边境地区。



图1 蓝毗尼花园诞生：从右肋出生的释迦太子

在留传给我们的有关此人的佛传故事中，很难将神话传说部分与亲身经历的史事部分截然划分开来。有人将特殊生灵大士

(Mahāpuruṣa) 的常规特征归于了他，即三十二大人相和八十种小相等。

安德烈·巴罗 (André Bareau) 先生的大作认为^①，这一佛传大部分都是神话传说性的。但我也必须对其中的主要内容重新叙述一番。

据说，当未来的佛陀由于其在无数前世期间积累的功德之报赏，而达到一种天神地位时，便非常高兴地于其生母摩耶 (Māyā, 幻象) 公主腹中化为肉身时，以人的形态而最终降临人世凡间，以便修成一尊佛、一名“觉者”或者是一名“大圆满净者” (藏文转写作 Saṅs-rgyas, 即 Sangyé)。

佛教传说承认过去六佛的存在，他们是乔答摩的直系前世。第一位叫做昆波尸佛 (Vipaṣyin, 鞞婆尸佛、维卫佛，意为胜观佛)，安德烈·巴罗于其在法兰西学院近期的一次讲座中，曾涉及这个问题，讲案的提要已刊载于《法兰西学院年鉴》中 (1972年，第453页以下)。

乔答摩母亲的受孕、妊娠和他的降世，都被佛传故事笼罩上了某些神奇的情节。他诞生于其父王国的京都妙德城 (Kapilavastu, 迦毗罗卫) 附近，生于蓝毗尼 (Lumbinī, 今尼泊尔的罗美德, Rumindēi) 的一个花园中。这一天正是公元前558年伏舍怯月 (vaiṣakha, 西历4—5月) 的满月日。这一时期明显只具非常相对的历史价值，它出自对于各种年谱资料的考证性研究。

乔答摩的母亲于7日之后辞世。卦师对乔答摩的前途颇感兴趣，经过仔细看相占卜之后，预言他有“大士”之相，他必然会成为转轮圣王 (Cakravartin)；或者是如果他肯放弃尘世，那就会得道成佛。

乔答摩的父亲对于这后一种可能性感到惶惶不安，十分畏惧，便千方百计地为其子获得生活中的所有优越条件，使他避免

^① 安德烈·巴罗 (André Bareau):《根据古代经、律而对佛传的研究》，巴黎1963—1970年版。



图2 阿斯陀仙人为释迦相面占卜

看到人生的苦厄现象。父亲为他娶妻成家，他成了一个男孩罗睺罗（Rāhula）的父亲。但由于他具有无法抑制的修成菩萨（bodhisattva，“觉有情”）的志向，所以便会见到三个人（一个老翁、一个病人、一个被带到焚尸柴薪旁的死人），这些人向他揭示了人类普遍受年迈、疾病和死亡的全面控制影响。他在与第四个人的会见中，看到了一名出家人，此人面部表情安详而泰然，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立即从内心中理解到，放弃尘世可能是一剂医治百病的良药，其实他在前几次会见中就已经明白了这些灾难。

因此，他决定弃绝尘世的一切：宫殿、女人和爵位，以便能够在宗教生活中寻求救度。

他骑马于深夜秘密出家，只携带一名忠实的骑术教练（车匿）。据那些讲述他那带有诸多奇迹之生平的人认为，他的出家

就如同其诞生时一样，产生了诸多奇迹。

一旦避开了任何追踪之后，乔答摩便告别其车匿，削发，以其华丽的服装交换了他遇到的一个猎人的粗布衣。

乔答摩变成一名沙门（Çramane），也就是一名宗教苦行者，于其流浪颠沛的生涯中的每一站，都恳求人们接纳留宿和化缘。他就这样逐站地到达了吠舍离城（Vaiçali），在那里向一位婆罗门青年修师阿罗陀迦兰（Arāḍa Kālāma）求救。

据巴罗先生征引的古文献记载（《佛传研究》，1963年，第14页），乔答摩竭力成功地断了灾病、老、诸烦恼、诸苦厄及诸不净或诸垢，这就是圆寂，也就是解脱性寂灭（涅槃，nirvāṇa）。阿罗陀在回答他的询问时指出，至于他自己，他“完全超越了无量识……达到了‘无’的境界……”

这种教法曾由佛陀本人作过“全面的直接体验”（受），他自我了解这种教法并亲眼看到了这种教义。

乔答摩拥有必需的信（çraddha）、精进（viriyā）和智慧（prajñā），阿罗陀向他施教，他独自一人隐居在一个荒凉而又寂静的地方，以虔诚和勤奋学习和修习这种教法，一直到他能“亲眼看到它”为止。他很快便达到了这一境界，阿罗陀将他委托给弟子们指导和训诲。

但这种施教不会使乔答摩感到心满意足，“无”并不是解脱性的涅槃。他告别了阿罗陀，前往摩揭陀国（Magadha）的都城罗阅揭梨西盒（Rājagṛha）。他作为修道山僧而在附近的一个山岭上安居，由频毗婆罗王



图3 树下观耕：生悲悯心

(Bimbisāra) 保护，国王将其王国的半壁江山奉献给了他，但他并不受此诱惑，许诺一旦完成其救度追求，也要向国王施教。

他选择了一名新上师，名叫郁陀迦罗摩子 (Udraka 或 Rudraka Rāmaputra)，以学习一种内心三昧的更先进的修习术。郁陀迦确实完全超越了“无”的教理，达到了“无想”的境界。

乔答摩很快就达到了此种境界，但这一切尚未使他感到满足。他认为这种教法既不会通向智慧，也不会达到菩提心，更不能导致涅槃……

乔答摩决定继续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探求。五名弟子一直陪同他到达伽耶山 (Gayā) 附近的小镇苦行林 (优卢频婆, Uruvilva)，距今帕特纳 (Patna) 有 100 多公里之遥。他与其弟子们置身于河畔的舒适幽静的地点，那里适宜从事禅定修习或观想。他持续学习了一年，他还必须再用另外六年的时间来完成其事业。

§ 2. 释迦牟尼得道成佛

从此之后，释迦牟尼 (Çākya-Muni，藏文转写作 Çākya thub pa)，也就是“释迦氏圣贤”。他于是便投身于无上苦修，以至于在他的 6 年精进末期，只剩下一丝命息了。他于此时才理解到了此种苦行之“空” (无益性)，于是便决定重新增强他那由于戒斋而衰弱的身体。

释氏的弟子们坚信他自己已出现了衰弱，承认无能为力了。他们于是便离开他，前往波罗奈 (Bénarès，今贝拿勒斯)。他个人也知道自己快完了，因为前一夜，共有 5 种梦兆向他提出了这方面的警告。

一天晚上，他在一片树林中休息，只备有一名婆罗门僧送给他的一个吉祥草 (Kuça，一种用于宗教礼仪活动的禾本植物) 草垫。继此之后，他最终坐在了一种特殊品种的树下。这就是吉祥树 (açvatthaou pippal，毕波罗树，塔林的无花果树) 的树下，